

富察·硕海，本以为凭借自己精湛的外科医术以及对事件的先知先觉，可以在历史的浪潮中畅快淋漓地遨游，却未料困难重重，波瀾四起……

舍得◎著

大清太醫



延边人民出版社

壹

壹

大清大醫

舍得◎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申敬爱
装帧设计：主语设计
责任校对：丁纪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太医. 1 / 舍得著.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0. 1
ISBN 978 - 7 - 5449 - 0800 - 9

I. ①大… II. ①舍…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0393 号

大清太医（壹）

舍得 著

出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http://www.ybcbs.com>）

印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开本：700 × 1000 1 / 16 印张：17.5 字数：19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449 - 0800 - 9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写历史小说，从来都是件吃力又不容易讨好的事。

鲁迅在他《故事新编》的序言里这样说过：“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

当然，鲁迅这话是在和成仿吾打笔战时说的，因此“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这一说，以我想来鲁迅本意只怕也不尽如是，只不过是当时要和对方针锋相对的意思而已。盖因其“无需怎么的手腕”这一句，有些过于菲薄了小说创作的难度。

只是鲁迅这段话，倒确实说出了历史小说所以难写的关键。比之一般的小说，历史小说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史料的掌握，这其中的难度，有时候甚至会不下于历史专业的学生写毕业论文。

譬如这部《大清太医》，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大约是觉得我杂书看得多是以知道的可能也会多点，曾随口问过我一个问——康熙时的九门提督费扬古是什么人？

说老实话，明清史里我对明史更熟悉些，清史不算很熟悉，不过清初的人事还算是知道些的。但这问题还真就把我给问住了。因为这问题细究起来其实很复杂，首先是九门提督这个职位到底是什么样的，其次则是这位费扬古大人的家世。我只知道一件费扬古的事，就是那位一直闹得沸沸扬扬、身世不怎么清楚所谓的努尔哈赤“皇十六子”，但这两个费杨古是不是同一人，我可就不知道了，想知道得先去查书。



后来作者又问过一个问题，这回还好，问的不是人和事——换成清代的官邸建筑布局是什么样的了。于是我再一次被问倒。其实当时我很有捶墙的冲动，同时想对她说：拜托，这属于古建筑学科范畴，梁思成先生门下弟子应该比较熟悉……

想认真写部历史小说所需要的史料收集工作之繁杂，于此可见一斑。小说，除了人之外，当然还会涉及当时的社会制度、民俗、建筑甚至饮食等各方面的考据工作，所以鲁迅说很容易写成“教授小说”。

鲁迅这句“教授小说”，同时点出了历史小说的另一难点：可读性。

作为小说，只有史料的掌握显然是远远不够，小说最根本的还是其文学性，因此当有了一定的材料后，怎么写出一部好看的历史小说，才是最考人的。

在看完《大清太医》的稿子后，我想即使按照福斯特的标准，这也当然是一部让智慧的读者问“为什么”、是好看的历史小说，而不是一个只能让读者问“然后呢”的故事。



楔 子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唐】刘禹锡《秋词》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落叶在秋风中摇曳，取而代之的是硕果累累，空气中弥漫着收获的喜悦，也充满着他朝万物复苏的憧憬，天边酡红如醉，映照着一盈秋水，倾泻着一泓浓情。

秋天是一个多情的季节，有人沉浸于秋的草木凋零、残荷听雨，诉说着无尽的悲凉和忧伤；有人看那各色的菊花在萧瑟的秋风秋雨中绽放着笑颜，心智更加坚强；于是有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悲秋与颂秋，于是有了太多痴男信女的相逢与别离。

秋天是一个感悟的季节，亦如人生，或是轻飘飘的浮华，或是沉甸甸的永恒；或是难以磨灭的一缕凄楚，或是情感流溢的苦尽甘来；或是心头萦绕的悠悠远思，或是一握香萸的温馨甜蜜。

秋天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季节，风是叶的主宰，叶是树的灵魂，树是叶的依赖，风携着叶在天地间飘来荡去，于是树便再无生气可言，叶的离开，究竟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看不穿，解不透。

无数的故事都在秋风携寒，万物飘零的季节上演，或是颓废，或是振奋，或是沧桑，或是清纯，或是不羁，或是谦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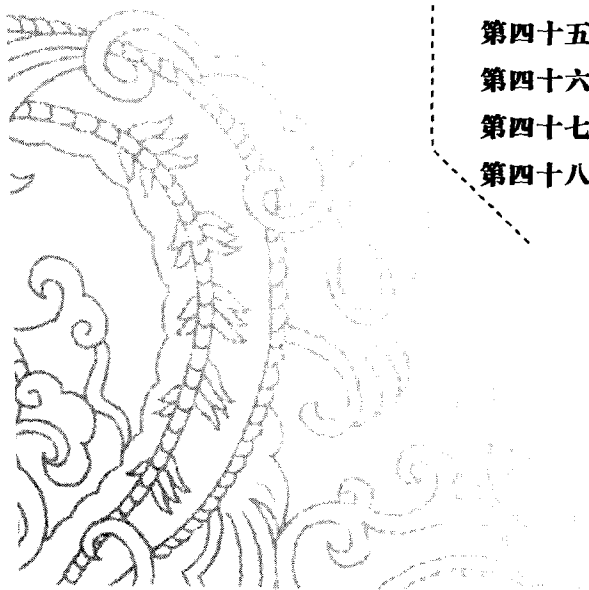
我们的故事也在这深秋之际悄然而至……





序	言	
楔	子	
第 一 章	东陵遇险	/001
第 二 章	醒在灵堂	/005
第 三 章	置身百年	/008
第 四 章	陋室亲情	/011
第 五 章	一穷二白	/015
第 六 章	卖地卖房	/018
第 七 章	脱离贫困	/022
第 八 章	幸福的家	/026
第 九 章	新的开始	/030
第 十 章	出师不利	/034
第 十 一 章	街边意外	/038
第 十 二 章	家的安慰	/041
第 十 三 章	思想差异	/045
第 十 四 章	闲话京城	/048
第 十 五 章	被迫救人	/052
第 十 六 章	小试牛刀	/055
第 十 七 章	同道中人	/058
第 十 八 章	双莲并蒂	/062
第 十 九 章	痞子弟兄	/065
第 二 十 章	乍现光明	/069
第 二 十 一 章	得贵人助	/073
第 二 十 二 章	济世养生	/077
第 二 十 三 章	满载而归	/080
第 二 十 四 章	喜忧参半	/083
第 二 十 五 章	抵抗命运	/086

第二十六章	坐堂伊始 /090
第二十七章	滴血认亲 /093
第二十八章	意外收获 /097
第二十九章	生意上门 /100
第三十章	原来如此 /103
第三十一章	事在理上 /107
第三十二章	纳兰性德 /111
第三十三章	一握香蕙 /115
第三十四章	事无定数 /119
第三十五章	螃蟹上街 /122
第三十六章	菩萨心肠 /125
第三十七章	俺不差钱 /128
第三十八章	是非黑白 /131
第三十九章	苦不堪言 /135
第四十章	家中告急 /138
第四十一章	小病致命 /141
第四十二章	百两银子 /145
第四十三章	乔迁新居 /148
第四十四章	房多也忧 /152
第四十五章	客扰温情 /156
第四十六章	江洋大盗 /160
第四十七章	寒夜温情 /164
第四十八章	暧昧的夜 /167





- 第四十九章 雪后异情 /170
- 第五十章 毫无对策 /174
- 第五十一章 特殊病人 /178
- 第五十二章 裕亲王府 /181
- 第五十三章 疯癫公主 /184
- 第五十四章 心病难医 /188
- 第五十五章 双面佳人 /192
- 第五十六章 琐事温情 /196
- 第五十七章 夜梦惊魂 /199
- 第五十八章 喜得信物 /203
- 第五十九章 贩卖人口 /206
- 第六十章 阴差阳错 /210
- 第六十一章 被误过堂 /213
- 第六十二章 明辨是非 /217
- 第六十三章 临时受命 /221
- 第六十四章 戳穿恶行 /224
- 第六十五章 无能为力 /227
- 第六十六章 结交新识 /231
- 第六十七章 意外要求 /234
- 第六十八章 把酒言欢 /237
- 第六十九章 醉语伤神 /241
- 第七十章 暧昧的夜 /244
- 第七十一章 欲望难抑 /248
- 第七十二章 激情燃烧 /251
- 第七十三章 老友归来 /254
- 第七十四章 公主急症 /258
- 第七十五章 喜迎新年 /262
- 第七十六章 除夕之夜 /265

第一章 东陵遇险

北京的深秋在满城的金黄与火红之中翩然而至，香山的红枫，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银杏，西山的虫唱，玉泉的月夜，潭柘寺的钟声，还有那铺满地的老槐树似花非花的落蕊，一切皆在秋意之中，让人赏之不尽，醉意朦胧。

北京城内美景怡人，北京周围的景致更是别有一番风采。

北京以东一百二十五公里的河北省遵化市境内的马兰峪，坐落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王后妃陵墓群——清东陵。

清东陵是清王朝帝王的主要陵寝之一，陵园大小建筑五百八十余座，十五座寝陵中埋葬了一百六十一人，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布局最得体的古帝陵建筑。

神秘的古帝陵殿台楼阁巍峨雄伟，四周的环境山清水秀，景物天成。

“十·一”国庆期间，清东陵如期地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人们对这座历经岁月沧桑、历史变迁，却依然精美、壮观的古帝陵到底隐藏着多少秘密感到好奇，当然，好奇的不单单只有游客，还有那些梁上君子……

“哎……哟……哎……哟……哎……哟……”

一辆车身上刻着红色十字花的白色面包车长鸣着警报，飞速行驶在通往马兰峪镇清东陵方向的公路上，那令人撕心裂肺的救护车长鸣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惊醒了镇上刚刚入梦的人们。

镇上出事了？懵懂中的居民们还没来得及清醒过来，紧接着耳边又传来一阵急促的警车嚎叫声，由远而近再远去。

“完了，完了，完了……”

沉浸于夜色中的镇子顿时沸腾起来，刚刚从床上爬起的一些好事儿的人们半掩着衣服，穿着拖鞋“踢踢踏踏”地跑到街上，借着微弱的路灯光，伸着脖子望着飞驰而过的两辆救护车和四辆警车皱着眉头，不知所措。

几辆车子先后飞速地朝着同一个方向驶去，警笛长鸣，蓝色和红色的警报灯“忽闪忽闪”地晃着，在暗夜里显得更加刺眼。

两辆救护车第一时间赶到出事现场，面包车还没停稳，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已经拉开车门，手里拿着急救器械跳了下来。

“快！快点！人在这儿……受伤的人在这儿呢！”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歇斯底里地喊着，声音里透出对生命脆弱的无限恐慌。

何宇轩第一个冲了上去，只见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紧闭着双眼，脸色苍白地躺在血泊之中，心脏左下方的枪口处鲜血还在“汩汩”地流着。

“快！止血！”何宇轩焦急地喊着，两名护士麻利地上前进行紧急救护工作，他迅速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掏出听诊器听了听伤者的心率，扒开伤者的眼皮用手电筒照了一下，很专注地大声道：“无心跳，无自主呼吸，胸外心脏按压，人工呼吸！快！”

说着，他已经扑到患者身前，伸直双肘双手叠压在患者胸前心脏的位置，借着自身的体重、肘力、臂力快速而有节奏地垂直向下按压伤者的胸骨，双目凝神数着“1、2、3……”

配合何宇轩给伤者做人工呼吸的是个刚分配来医院工作的小护士，当何宇轩数到“4”的时候，她别扭地抬头看了一眼何宇轩，不情愿地低声念叨着：“人家的初吻呀……”

“5！快！少废话！都什么时候了！快！……”何宇轩怒目圆睁，高声吼着。

一旁站着的几位管理处人员和值班的安保人员不约而同地看向何宇轩，医生的紧张态度让他们心里更加焦灼，不知他们的这位同事性命保不保得住。

“颈动脉可触及搏动，扩散瞳孔逐渐缩小，快！继续！加油！1、2、3、4、5……”

随着“吱吱嘎嘎”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声，110警车随后赶到，两辆桑

塔纳，两辆依维柯刚刚停下，便跳下来二十来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迅速地将现场团团围住，手里长短不一的枪“啪啪啪”一顿瞄准，最后二十多个黑洞洞的枪口定格在了一处。

一个身材魁梧的警察从驾驶副座上最后一个下来，敏锐的目光扫视了一圈现场，如钟般洪亮的嗓音厉喝道：“犯罪嫌疑人呢？”

管理处的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大姐连忙迎上前去回答道：“他……他在那儿躺着呢……警察同志，是他先开的枪，我们可是正当防卫……”

再看那犯罪嫌疑人，被粗粗的绳索五花大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左侧胳膊和腿都在流着血，看来不死也是一边倒了。

“技术，取证、拍照！您是这里的负责人？目击证人呢？过来，过来，讲讲案发经过，其他闲杂人等散了、散了吧……”

“警察同志，您说咱这东陵可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国家四A级景区，‘十·一’期间我们比平日里又增加了几个督导组，安保人员24小时不间断地巡逻，可谁想到……谁想到……再说这景陵根本就没对外开放，怎么就着贼了呢，还不知道我们那位做安保的小伙子能不能活下来呢，唉……”

深更半夜的清东陵景陵长长神道上灯火通明，警笛震鸣，嘈杂程度比白日里接待观光旅游团还热闹。

“好！抬上去！赶紧回院里。”何宇轩站起身来做了个深呼吸的动作，一个生命得以生还，对于他来说，是莫大的欣慰，抬头看了一眼刚刚和自己配合急救的小护士，何宇轩干咳一声道：“介个……Sorry……刚才……着急……对不起！”

“哼！”小护士冷哼一声没理何宇轩，一转身之际脸上露出了一抹得意之色，能听到又年轻又权威的留学博士道歉——她挺着小脖子，抬着担架，美滋滋地走了。

何宇轩瞧了一眼东陵的负责人大姐和警察，回头扫视了一下夜幕中略显空旷幽深的景陵，那个被称做“犯罪嫌疑人”的伤者因为先前由另一组医护人员进行急救，现在又有法医在做鉴定，何宇轩不便参与，瞧了两眼便追上担架。

“这是什么？”

就在两个护士要将担架抬上车的一瞬间，何宇轩忽然发现伤者紧紧握

着的右手指缝间射出一道微弱的绿光，伤者的手握得死死的，好像生怕被人抢去似的，何宇轩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他的手掰开，一个圆圆的绿色球体呈现出来。

何宇轩睁大了眼睛仔细地瞧着，绿色的光芒越来越大，瞬间便形成了一个圆圆的大罩子，将何宇轩罩在了其中，警车与救护车的警报灯红蓝闪烁交替折射在绿光上，绿色的光罩顿时放射出七彩的光芒，尤其是在夜晚如同焰火般绚烂多彩。

四周的人们惊愕万分地看着忽然出现的七彩光芒和被光芒笼罩着的医生，何宇轩自己更是发懵，他很想反抗脱离罩着他的绿光，可全身如同被真空包装一般地失去了重心。

“啊！那是小李子刚从小偷手里抢回来的宝物……”

一位安保人员的惊呼还没完，周围的人们都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突然光芒忽地一下子消失了……

瞬间工夫，何宇轩只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头脑越来越混沌，下一刻，他如同进入了梦境一般地失去了知觉和意识……

第二章 醒在灵堂

秋夜别样美，一弯如眉的新月幽幽地挂在疏星点缀的夜空中，窥视着世间万物沧桑，星月相惜相伴，一阵秋风轻轻地拂过，斑斓的树叶在风中摇曳，鸟虫低吟浅唱，合奏着自然界的圆舞曲。

“呜呜呜……玛法……玛法……呜呜呜……玛法……”

一阵撕心裂肺的女子痛哭声穿过一处寒窑于梁，划破了夜空的宁静，在滚滚的云端久久地回荡着，将正处于昏迷状态中的何宇轩惊醒，同时他着实被这凄惨的哭声吓着了！

“是谁哭得这样凄楚？发生了什么事？”半梦半醒之中的何宇轩很不耐烦地想着。

从来没睡过这么沉、这么香的觉，被人打扰了美梦心里总归烦躁得很，他动了动身体，想要翻身起来看个究竟，可全身上下毫无力气。

他努力地挑起倦怠的眼皮，映入眼帘的是裸露的房梁上覆盖着层层灰尘，他躺在一铺土炕上，身边一张长方形的小炕桌上一盏小油灯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转头寻着哭声望去，“哇！”何宇轩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此时他有一丁点儿力气，非跳起来掉头就跑不可！

怎么睡在灵堂之中？何宇轩眨眨巴他那双不大不小的眼睛，谨慎地观察着陌生的环境，一口绘了古代楼阁及日月星辰、式如箱柜的棺槨东西方向停放着，一个身着白色孝服，头围孝包头，梳着长长的辫子的小女孩儿正跪在灵柩前一边烧着纸钱儿，一边抹着顺着双颊滑落的泪水。

何宇轩有点不知所措，他不知道他只睡了一觉的工夫，身边到底发生

了怎样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于是他只好强打着精神愣愣地凝神听着、看着，先搞清楚状况才好。

“玛法……怎忍心丢下馨兰啊……玛法……呜呜呜……”

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般，顺着小女孩儿白皙的小脸汨汨地流至腮边，落在胸前的粗布孝服上，她没有理会脸上的泪水，也没有察觉到炕上的何宇轩已经醒了，双手用力扶着棺槨，悲伤地呼唤着她的玛法，失声痛哭。

平生最见不得女孩子流泪，尤其还处于迷蒙状态中的何宇轩，见小女孩儿哭得那么凄惨，更是一个头两个大！玛法是谁？这是哪儿啊？

何宇轩缓缓地动了动身体，感觉周身的血液像是凝固了一般，麻木得毫无知觉，这是怎么回事？此时，他这个临床外科医生是彻底糊涂了。

“呜呜呜……玛法……怎可丢下您最疼爱的小孙女……去了呢……玛法……表兄……快醒醒……快看看玛法啊……玛法他……他走了……呜呜呜……”

小女孩儿痛哭着，泪眼朦胧地抬眼瞥了一眼躺在炕上的何宇轩，紧接着扑在了棺槨上泣不成声。

何宇轩被小女孩儿泪眼一瞥心里更发懵了，自己这是置身何处？小女孩儿哭的玛法是谁？表兄又是谁？不对！记得看过的清宫剧里，玛法是满族人对祖父的称呼！

他闭上双眼，努力让自己心绪平静下来，记得先前他在清东陵救人，随后……绿色的光……莫非……掉陵墓里了？不对啊，陵墓里怎会有活人！天！吓死个人！

一阵胡思乱想瞎琢磨，何宇轩彻底地清醒了，被女孩儿凄惨的哭声哭醒了，被自己的推测吓醒了，可他不敢动，稍动一下全身就如同针扎似的疼，他一头雾水地打量着眼前的情景。

“玛法……玛法……”小女孩儿哽咽地哭着，双肩因为过于激动而不停地颤抖着。

何宇轩眨巴眨巴眼睛，他有点儿明白了，小女孩儿哭的那位老人过世了，可这与他何干？

转头再看向小女孩儿，却一眼看到了那口奇形怪状的棺槨，他怎么会躺在一个阴森的灵堂之中？何宇轩身上的汗毛“刷”地一下全都竖起

来了。

正当何宇轩暗自琢磨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串儿沉重的脚步声，随后那人驻足在门外，一个粗犷的男人厉声喝道：“康达理……”

还未等屋里人有所反应，就听“哐当”一声，门被硬生生地撞开，两个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汉闯了进来。

刚刚只顾痛哭的小女孩儿被这突然闯进来的两个人吓得“啊……”地一声低呼，连忙贴着棺椁边儿站起，一双流着泪的大眼睛满是惊恐。

“你……你们……是何人？”女孩儿抽噎着抹了一把脸颊上的泪，警惕地打量着两个陌生人，见来者都是旗人官服装束，女孩儿不知所措。

其中一个身材剽悍，面色赤红，方脸牛眼，下颚一缕黑髯的中年男人上前一步粗声厉喝道：“快唤康达理来，我等奉族长之命前来问话。”

女孩听闻此人言语不善，又见二人面相颇凶，连忙道了个万福，指了指灵柩，双手掩面哽咽道：“二位大人……找我玛法，想来……是迟了……我玛法……他……去了……”

窗外一更梆鼓敲响，万籁俱寂的苍穹中乌云遮盖住了半弯明月，一阵夜风吹过，窗外的树叶“沙沙”作响，冷风顺着正“呼嗒呼嗒”响着的破陋窗纸吹进屋内，打在何宇轩身上盖着的薄薄的被子上。

何宇轩很想起身趁着混乱逃出灵堂，可是他身体麻得不能动，他无法转头看清楚在场的几个人，只好微合着双眼假寐，继续听着屋里几人的对话。

“去了？”二人上前几步，满脸质疑地看了看灵堂，又互相对望着点了点头，转头斜睨着女孩儿道：“去了也无妨，跟你讲便可！”

“嘿嘿嘿……”一阵阴阳怪气的假笑声传进何宇轩的耳中，这笑听着瘆人，他不由得提高了几分警惕，那么虚伪的奸笑，肯定是坏人！至少，也是个奸诈的小人！他们要对一个刚失去亲人的小女孩儿做什么？

二人之中另一个身材稍显瘦削，面色略白的男人慢悠悠地踱着脚步，双眼直勾勾地注视着女孩儿道：“轻声点儿，轻声点儿，莫要吓坏了小姑娘……你是董鄂氏·馨兰？”

女孩儿看着男人脸上的表情与他那状似温和的话语极不相符，本能地倒退几步，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奴才闺名馨兰。”

第三章 置身百年

男子毫不在意馨兰小姑娘的反应，更没在意这里是灵堂，继续围着馨兰转着、打量着。

“嗯，好，好！早有耳闻康达理有个美貌乖巧的孙女，今日一见，果然是个美人胚子，瞧这眉眼儿，瞧这身段儿，成，日后咱们族人没准儿还要靠你来光宗耀祖呢！嘿嘿嘿……”

两个人对视着不怀好意地笑着，白脸男人又继续对馨兰道：“别怕，都是同族人，别怕，我来问你，几日前都统府下发的适龄女子明年初夏参加阅选的文书可曾收到？”

“收到了。”馨兰如实回答，白皙的小脸上原本的惊慌又增添了些许悲哀，泪水顺着双颊无声地落下。

“既已收到，为何还未将你的年岁等详情清册上交到族长处？咱们正白旗族里散丁人家可就只你一人未交，不可误了呈报。”

此人话语看似温和，可却透露着一丝寒意，馨兰年纪尚幼，玛法又刚刚去世，心里脆弱得不得了，连忙低头应道：“是。”

躺在炕上的何宇轩越听几个人的对话越糊涂，自己这是置身何处？他们都是些什么人？怎么听着几个人的对话感觉那么奇怪？像是电视剧里的言语，莫非是在拍摄现场？他被抓来做群众演员？每天五十块钱？一顿盒饭？可全身上下怎会这般麻木？为了增添表演的真实感，把他打晕了？

正当他心里琢磨着到底是怎么回事时，头顶上响起一个声音：“这是何人？为何躺着不动？这般不懂规矩，成何体统！”

“这是馨兰的姑表兄富察·硕海，三日前刚从盛京来到京城，在家赋